

[美] 大卫·西蒙 著

徐展雄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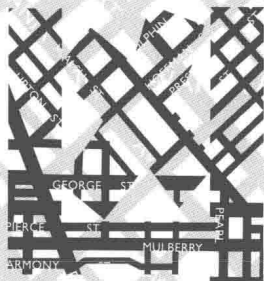
凶 年

HOMIC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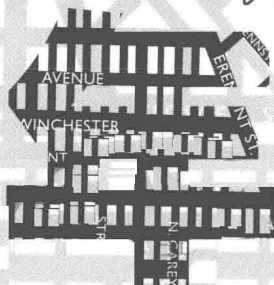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2

上海三联书店



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美] 大卫·西蒙 著
徐展雄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年/(美)大卫·西蒙(Simon, D.)著;徐展雄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7

ISBN 978-7-5426-5084-9

I. ①凶… II. ①大…②徐…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7925 号

凶年

著 者/[美]大卫·西蒙

译 者/徐展雄

责任编辑/彭毅文

装帧设计/王丹青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24175971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710 千字

印 张/30.75

书 号/ISBN 978-7-5426-5084-9/I·994

定 价/78.00 元(全三册)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CONTENTS

目录

1	第一章
91	第二章
199	第三章
265	第四章
347	第五章
433	第六章
511	第七章
595	第八章
683	第九章
805	第十章
907	尾 声

后 记 921

此生追忆 927

结 案 959

第五章

4月2日,星期六

祈祷吧,警探们:愿上帝保佑那些蠢蛋,因为他们为那些追捕他们的人带来了希望。愿上帝保佑那些傻瓜,因为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带来了光明。愿上帝保佑丹尼斯·沃尔斯,虽然他到现在都还没明白过来,但是他,一直在无意之间帮助警探;是他,一直在致力于把自己关入囚牢;是他,承认自己就是杀死凯伦·瑞内·史密斯——那个在巴尔的摩西北部死去的出租车女司机——的凶手,从而给警探将近一个月的调查画上了句号。

“是这个屋吗?”艾迪·布朗问。

“旁边那个。”

布朗点点头,沃尔斯想要打开雪佛兰车后车厢的门。坐在他身边的布朗伸出手,把车门再次关上。一个名为哈里斯的西北区专案警官走出车,

来到布朗的车边。

“我们呆在这儿。”布朗说，“你和诺兰警司过去把他带出来。”

哈里斯点点头，转身和罗杰·诺兰一起走向那幢红砖房屋。这幢位于麦迪逊大道的流浪汉之家住着好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在巴尔的摩，“不安分守己”包括了小到持械抢劫大到杀人的各种罪行。这幢排屋里住着丹尼斯·沃尔斯的弟弟，据丹尼斯交代，他弟弟手上应该戴着一只表，而它正是凯伦·史密斯的遗物。

“你怎么知道他还戴着那只表？”布朗一边看着诺兰和专案警官走向排屋门廊，一边问丹尼斯道。

“我昨天才刚见过他，他那时还戴着。”沃尔斯说。

谢天谢地，布朗想。谢天谢地他们够笨的。如果他们够聪明，如果他们把谋杀当作不可告人的邪恶秘密，如果他们第一时间丢弃了受害者的衣物、遗物以及他们的凶器，那警探再聪明都不顶事咯。

“我的头好痛。”沃尔斯说。

布朗点点头。

“等你们完事后能送我回家吗？”

送他回家。这个孩子还真以为他可以回家然后好好睡一觉呢？他还真以为这只是一场宿醉，睡一觉就好了呢？开车的是另一位名为 O. B. 麦克卡特的、来自西南区的专案警官，他正咬着舌头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你们能送我回家吗？”

“等会再说。”布朗回答道。

好吧,接下来发生的是这一幕:丹尼斯·沃尔斯的弟弟,那个只有 14 岁的小屁孩在警探的陪同下走出了流浪汉之家,来到了雪佛兰车边上。他朝车里望,先是看了眼他的哥哥,又看了眼艾迪·布朗,他试图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冲着自己的哥哥点了点头。

“喂,老弟。”丹尼斯·沃尔斯说。

“喂,老哥。”他弟弟回答。

“我把表的事告诉他们了……”

“什么表?”

“喂,”布朗打断了他们的话,“你要是不听你哥的话,当心我们一脚也把你踹进来。”

“哥们,得了吧。”丹尼斯·沃尔斯说,“你就交出来吧。你交出来,他们就放了我。否则的话,他们要判我杀人呢。”

“嗯哼。”男孩显然是在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们没有物证,他们会判你杀人;可如果他们有了物证,他们却会让你走人? 好吧,随便。

“快去拿啊。”罗杰·诺兰站在车边说。

男孩还是看了他哥哥一眼。丹尼斯·沃尔斯对他点点头,男孩转身跑回红砖排屋。三分钟之后,他带着一只黑色皮带的女士表出来了。男孩本想把表递给他哥哥,却被布朗没收了。男孩朝后退了一步。

“再见,哥们。”丹尼斯·沃尔斯说。

男孩再次点点头。

两辆警车开到水库山地区,停在了勒诺克斯大道第八区住宅区的旁

边。布朗和沃尔斯还是在车上等；而诺兰则独自一人前去找沃尔斯的女朋友，据说，凯伦·史密斯的金项链正在她那里。

麦克卡特打开收音机，听着歌哼了起来。和沃尔斯一起坐在后座的布朗看着窗外的诺兰，他正和沃尔斯女朋友的母亲在停车场里嚼舌根。诺兰的嘴皮子可碎了，一旦兴起，他就会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

“快点啊，罗杰，”布朗咕哝着抱怨道，“操你妈的还唠叨啥呢？”

一两分钟后，沃尔斯的女朋友带着金项链从屋里出来了。她一边走向诺兰，一边紧张地朝待着车里的沃尔斯挥手。

“唉，为什么要让她看到我这样。”

布朗哼了一声。

“他妈不会喜欢我了。”

麦克卡特加大收音机的音量，摇滚乐伴随着调频的噪音在车体内回荡：那是鲍比·福勒四人组^①的音乐，应该有好些年代了吧。这位专案警官听了一会；突然之间，他大声笑了起来。

“天哪。”麦克卡特说。

“大太阳底下，我想做些啥好呢……”

麦克卡特随着节奏打起了指响，还冲着后座的布朗与沃尔斯做起了鬼脸。

^① 译注：Bobby Fuller Four，美国六十年代摇滚乐队，以下引用的歌曲是他们的《我触犯法律（但法律赢了）》（*I Fought the Law and the Law Won*）。

“……我触犯了法律,但法律赢了。”

布朗偷偷看了眼沃尔斯。很明显,沃尔斯并不明白这首歌的意思。

“我拿着枪抢了人家的钱……”

麦克卡特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

“……我触犯了法律,但法律赢了。”

“你相信么?”麦克卡特问。

“相信什么?”沃尔斯反问他。

麦克卡特摇了摇头。丹尼斯·沃尔斯活到这么大了,今晚或许是他有生以来最需要动脑子的时候,可他呢,却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又聋又瞎的蠢蛋。这首歌描述的可不就是你的境遇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当然啦,这位 19 岁的少年本来就不是什么聪明人。首先,他是受人指使谋财害命的,他杀了凯伦·史密斯,抢了她的钱和珠宝,却把钱分给了指使他的人,把珠宝留了下来。然后,他又把珠宝分赃给别人,并到处吹嘘有个女人被带到树林里打死了。他说不是他杀了她。是别人干的。别人干的时候,他正在旁边看着呢。

刚开始时,没人信他的话,要不就是也没人关心。但是,丹尼斯·沃尔斯执意要给人留下“伟岸”的形象,于是一个劲地到处吹嘘。有个他的朋友把这起传言带到了学校,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有人觉得应该知会一下警察了。当凶案组的 2100 号报警热线被拨通时,接起电话的是里克·詹姆斯。

“我至少做对了一件事。”在此之后,詹姆斯——史密斯案的主责警探——会如此回忆道,“我接起了电话。”

不过,事实上,詹姆斯做对的事可不止这一件。在专案警官的协助下,詹姆斯调查了这起案件的所有线索,和凯伦·史密斯的同事、男友及亲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确认她的行踪。他花了好几天调查出租车公司的接客记录,想看看其中是否有不同寻常的目的地或收费记录。他又花了好些时间仔细聆听出租车调配中心的无线电,想要搞清楚凯伦·史密斯于巴尔的摩西北区失踪之前到底去了哪里。他翻看了本市及巴尔的摩郡近期所有涉及出租车司机的抢劫和暴力案件,并格外关注了西北区附近的抢劫案件。他发现死者的其中一位男友有毒瘾,于是对其展开了调查。核实他的不在场证明。访问他的亲朋好友。然后,他又把这个男友带到市局,对其展开审讯:你们俩关系不怎么样,对吗?她赚了很多钱,对吗?你花了她很多钱,对吗?

唐纳德·沃尔登对年轻警探们很严格,一般都对他们的工作持保留意见。不过,这一次,即便连他也对自己的拍档赞誉有加。

“詹姆斯学得可真快啊。”沃尔登放手让詹姆斯一个人去做,自己只是在旁叮嘱观察着,“他知道怎么做一个警探了。”

为了侦破凯伦·史密斯之案,里克·詹姆斯做了他能想到的所有一切。然而,当电话铃声响起时,这起案件业已厚达两个文件夹的卷宗中却没有一句话提及丹尼斯·弗兰克·沃尔斯的名字。它们也没提及克林顿·布特勒这个名字——正是这位22岁的小伙指示沃尔斯和他一起谋财害命,并最终杀了史密斯。对这起案件的调查急转直下了。不过,这倒并不意味着詹姆斯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这只不过是凶案组办案手册中的

第五条规律：

能力强是好事；有幸运女神眷顾更是好事。

当警探们找到沃尔斯并把他带到市局时，詹姆斯刚好要去机场。他正打算搭上早上的航班，去度一个星期的假呢。沃尔斯在审讯室里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很快就交代了罪行。艾迪·布朗和两位专案警官为他提供了再明显不过的“出口”——不是你杀了她，是克林顿干的。沃尔斯一口咬定，这的确就是事实啊。长官们，连抢劫都不是我干的呀。从头到尾都是克林顿的主意，我刚刚开始还不想干，可他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们看，我连一毛钱都没分到；克林顿把钱都拿走了，他说赃物得按劳分配，我只分到了些珠宝。那个女司机昏了过去，是克林顿把她拖出车外，是克林顿把她拉到树丛中，是克林顿找到了那个树枝，是克林顿把树枝递给他让他来做这事，当他不肯做时，也是克林顿嘲笑了他。所以说嘛，是克林顿·布特勒用那根树枝给那个女司机致命一击的呀。

最终，沃尔斯只肯承认自己干了一件事——是他，而不是克林顿把女司机的裤子扒了下来，并试图把自己的鸡巴塞到已经不省人事的受害者的嘴里。克林顿是个基佬，沃尔斯告诉警探们，他对女人没兴趣。

警探们让沃尔斯签署自己的证词，然后问他把珠宝都放在哪里了。布朗说，孩子，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说的话，但你得用实际行动证明给我们看哪。沃尔斯点点头，突然之间，他仿佛恍然大悟了——他以为只要他把女人的表和项链还回来，他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

凯伦·史密斯之案终于告破了。但这和警探的努力无关，而全然是因

幸运眷顾凶案组。汤姆·佩勒格利尼颇为感慨。他是拉托尼亚·瓦伦斯一案的主责警探，他也和里克·詹姆斯一样陷到了这起案件的所有细枝末节里，这起案件好似一盘磁带在他脑袋里循环播放着。可结果呢？在谋杀案刚刚发生后的那几天内，警探的智力和劳力会对案件的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当那段争分夺秒的日子过去之后，老天才知道那起案件怎样才会告破。有些时候，一个电话就足够了。有些时候，一个新线索——弹道比对或指纹——会改变侦查的走向。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一个耗时一个月都还未告破的案子很有可能永远都将石沉大海。西北区发生了六起女性谋杀案，警局上层对此勃然大怒于是增派了人手，可是，到最后，凯利·史密斯之案是唯一告破并将嫌疑人送上了法庭的案件。三月底，那些被临时调遣到其余五起案件里来的专案警官都回到了他们所在的分区警局；这些案件的卷宗被束之高阁——或许，它们比之前稍稍厚了一些，但它的厚度却和它的结局无关。

不过，佩勒格利尼可没有时间慢慢咀嚼消化西北区女性谋杀案带给他的启迪。当丹尼斯·沃尔斯被带到凶案组时，他还在研究拉托尼亚·瓦伦斯之案的卷宗。当他们把沃尔斯带回警局并誊写克林顿·布特勒的逮捕令时，他出门查案去了。这天清晨，佩勒格利尼并不在凶案组，所以，他也没见到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艾迪·布朗。布朗已经把死者的珠宝送到了物证分析部门，他正在问是否有人愿意通知丹尼斯·沃尔斯那个不幸的事实——他还是会被起诉一级谋杀罪。

“喂，”布朗站在审讯室门边说，“你们谁进去通知一下这个蠢蛋啊？他

还以为我们会送他回家呢。”

“我来吧。”麦克卡特笑着说。

“悉听尊便。”

麦克卡特走进审讯室，关上门。布朗在反光玻璃外观望着，里面发生的一切简直是一出活脱脱的哑剧：麦克卡特双手托着自己的屁股，嘴里说了些什么。沃尔斯摇晃着脑袋哭了起来。麦克卡特挥了挥手，笑着转动门把手，回到了走廊里。

“这个婊子养的，真是白痴。”他关上了门。

4月5日，星期二

拉托尼亚·瓦伦斯已经去世两个月了。汤姆·佩勒格利尼是唯一仍在专注此案的警探。

哈里·艾杰尔顿——此案的警探副手——已经过去协助贝提娜·席尔瓦调查一月份发生的布伦达·汤普森的案件了——那个死在了加里森大道的车里的女人。艾迪·布朗突然突破了凯伦·史密斯之案，现在已经着手调查其他新发生的谋杀案了。而本来也负责拉托尼亚·瓦伦斯之案的杰·朗兹曼也不管它了。倒没有人会怪朗兹曼：朗兹曼是分队的领导，在接下来三个星期的午夜轮值中，他的分队要接受很多新发凶案的挑战。

此案的专案警官们也都离开，回到了战略部门或他们的分局。最早撤兵的是战略小组的人马，而后是未成年犯罪组的警探们，接着是中央区的制服警，最后，两位来自南区的便衣也走了。渐渐地，不可避免地，拉托尼

亚·瓦伦斯之案变成了独一位警探的包袱。

曾经围绕在佩勒格利尼身边的人都走了。现如今，他一人独自坐在办公桌边，他的四周是满满三箱卷宗、照片、实验室报告和证人证词。他背后的墙面上有一个布告栏，这些东西本应贴在布告栏上的，可那些人还没来得及贴就都离开了。布告栏的中央钉着小女孩最近的一张照片。它的左边是艾杰尔顿画的纽因顿大道屋顶简略图。它的右边则是水库山地区的地图以及几张航拍的照片。

今天，佩勒格利尼的工作和过去几周毫无区别。他有气无力地翻看着卷宗里的随意哪本，希图发现某个他初次阅读时遗漏的线索。这其中有些卷宗是他自己做的，另外一些则是由艾杰尔顿、艾迪·布朗、朗兹曼或其他专案警官做的。他一页又一页地翻看着，并告诉自己，这便是红球案件的棘手之处。红球案件至关重要，所以它们会变成一出由大卫·O. 塞尔兹尼克^①监制的恢弘大片，到最后，没有一个警探能知道它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自从拉托尼亚·瓦伦斯被人谋杀之后，这起案件就变成了整个警局的公共财产，以至于连那些只有几天经验的巡逻警都被派遣去做调查了。佩勒格利尼敢说，这个警局里有二十多号人都了解这起案件，可没有一个人对它的了解是完整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佩勒格利尼谅解警局的做法。当红球案件发生时，

① 译注：David O Selznick，好莱坞著名制片人，他监制的作品多以耗费巨资和场面恢弘著称，代表作有《乱世佳人》《蝴蝶梦》等。

警局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动用它能动用的所有人力去处理它。到二月底，这起案件的专案警官们已经对案发现场周围的三个街区做了两次地毯式调查，他们对三个地址执行了搜查令，并把纽因顿大道北面的所有排屋都翻了一个底朝天。但是，现如今，所有这些行动的报告都在佩勒格利尼的办公桌上汇总了。单单证人证词就有整整一个文件夹，而和“捕鱼人”——他仍然是最具嫌疑的人——有关的信息则被单拎了出来。

佩勒格利尼靠在桌上，再次翻看现场照片。这或许已经是他第三百次看这些照片了吧。还是那条湿漉漉的街，还是那个女孩，还是那双迷茫的眼神，她的手臂还是向前伸张着，她的手掌还是打开的，手指还是蜷曲的。

这些3×5英寸大小的彩色照片已然无法在汤姆·佩勒格利尼内心激起任何波澜了。事实上，他觉得自己从未对这些照片动容过。很多外行都以为警探会对无辜的受害者起怜悯之心，但其实，警探们通常从着手调查案件那一刻开始便和受害者保持了情感距离。佩勒格利尼也不例外。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素质是一位警探所必需的。所以，自打佩勒格利尼赶到纽因顿大道后巷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把所谓的怜悯之心忘在家里了。

佩勒格利尼并不觉得自己如此冷血有何问题。即便面对最惨绝人寰的悲剧，警探也必须以手术医生的冷静态度处理案件。就拉托尼亚·瓦伦斯这起案件而言，当他看到这个小女孩的尸体横陈街头时——她的肚子被掏空了，她的脖颈被勒碎了——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或许是震惊，可在此之后，所有他之所见都变成了证据。一个好警探是不会面对死亡现场思考起人性本恶这样的终极问题的。他思考的是尸体上参差不齐的伤口是不是

由锯齿状刀刃导致的，而大腿内侧的淤青又是否意味着受害者被性侵犯了。

从表面看来，这种专业的态度让警探免受恐怖景象的侵扰。但佩勒格利尼也知道，所谓的专业态度也正在干扰他的判断。毕竟，他不认识小女孩。他不认识她的家人。最为重要的是，他也无法对他们的悲伤感同身受。拉托尼亚尸体被找到的那一天，佩勒格利尼离开现场之后便赶去了法医实验室，那里的人们正对小女孩的尸体展开最为冷冰的解剖。是艾杰尔顿负责把悲剧通知了她的母亲，是他见证了小女孩家人的崩溃，也是他代表凶案组出席了小女孩的葬礼。自那之后，佩勒格利尼也和瓦伦斯的家人聊过，但他只是想从他们那里得知必要的事实信息。那时候，小女孩的家人已经麻木了，他们不再向警探显露自己的悲痛。佩勒格利尼没有见证他们的悲痛，而他认为，这是这一事实一直在阻碍他看清掩藏在这些照片后的真相。

佩勒格利尼劝自己，或许吧，他之所以无感，是因为他是白人，而小女孩是黑人。这倒不意味着杀死黑人就不是犯罪了，而是因为一旦被杀的是黑人，这就构成了一起典型的巴尔的摩凶杀案，一起典型的水库山地区凶杀案——而佩勒格利尼和这座城市、这个地区毫无情感联系。佩勒格利尼曾想象拉托尼亚·瓦伦斯是自己的女儿，是朗兹曼或麦克拉尼的女儿，可小女孩的肤色和阶层令他无法完成这样的移情想象。去他妈的吧，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佩勒格利尼的上司也没有对任何发生的案件动情啊。

“喂，这起案件可和我没关系哟。”朗兹曼会对那些拒绝作证的案发地